

第四十二回 兌環婦無意逢夫 訪主僕甘心獨宿

詩曰：

魔亦成佛道，空仍結色胎；
苦中來作樂，笑處卻生哀。
聚散如飄火，衰殘似死灰。
幻緣成一剎，春到百花開。

卻說泰定不見了慧哥，恹恹惶惶，上大路找尋。只見千軍萬馬，前是逃民，後是金兵，那裡去找。走了幾日，也沒人翹睬他。見金兵進了淮安，殺擄的男婦無數。他不敢進城，往城南一路大寬轉走，只在鄉村裡乞化，不敢近官路上來。大凡人到亂中，心裡如迷如夢，還有甚麼主意，不過是這村裡一日，那村裡一夜，敲聲木魚，討飯而去。也是水盡山窮，到了絕處，自然生出機會來。

卻說雲娘剪髮之後，拜這老尼姑為師，起個法名叫做靜慈；把一件白布衫染成皂色僧衣。盧氏做了一頂僧帽、一雙僧鞋送來，姊妹們痛哭一場，留下細珠作伴。盧氏還住在村裡，白日裡送米送柴，不住的往來；怕村裡有兵，也換了一身舊衣，扮做貧婆，也在庵裡歇宿。那日，天假其便，雲娘叫細珠將金環一雙上村裡去賣幾貫錢來糴米：「我還留這環子做甚麼。」稱一稱，重一兩，「隨你尋主兒，或賣或當，不拘是銀子、錢，換這米來，等平定了再處」。細珠拿著環子道：「這亂荒荒的，知是那裡去賣？大人家都逃了，那裡有買金子的？」雲娘也是尋思。老師父道：「如今這湖心寺造鑄金佛像，正找金子，只到寺里長老方丈裡，便可照數換米，不必要銀子另糴米去。」

細珠依言上湖心寺來。這村隔寺不遠，只有二里路，卻是一條溪，在個鬆林子裡，過去長橋，就是寺裡大路。山門大額上，寫著「古湖心寺」四字。寺中長老法名智圓，開著叢林接眾。本寺有三百多眾，每年吃米一千五百餘擔，還要修塔造像，放生施食，十分興旺。因是兵火大亂，眾生遭劫，長老建了大悲的道場，日日誦經拜懺，替眾生解厄。這細珠進得山門，就有知客問道：「是那裡的？」細珠說：「是西村李奶奶衙內白衣庵尼姑處來的，因有金環一雙，要來本寺換米；不敢求多，只照換數准算吧。」知客領到方丈，見了長老。問訊一畢，取了汗巾，包著赤烘烘金環二隻，稱了稱足有九錢五分。長老也不好論價，就算了七兩紋銀，依市價支米。叫知客差火工道人隨著細珠交割，留細珠吃齋。不好久住，只在禪堂上吃了一鍾清茶，看這些道人量米。

只見一個道人挑著蒲團、掛著木魚子往寺裡來。進得山門，見細珠站在韋馱殿旁，那人上下不住的打量。但見他：

身穿破衲，絮垂線斷似懸鶉；頭戴包巾，油漫灰殘如片瓦。腳走的一絲兩氣，好似失路的癩驢；面皮兒半瘦半黃，一如喪家的餓狗。肚內必無三日飯，囊中那得一文錢。

細珠見這道人看得急了，把臉朝著寺裡，等那火頭們挑米。這道人又看了看，忙走走近前，深深的唱喏道：「你莫不是細珠姐麼？」細珠低頭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自己的親丈夫泰交字，因滿心歡喜，道一聲慚愧：「怎也有這一日？」因問道：「你這幾年在這裡，怎麼做了道士，也不來接我們接兒？」正是喜從天邊至，歡從煩上生。這一別七年，今日到此，想慧哥也有信了。詩曰：

失路木郎將配婦，下山石女卻逢夫。
鉢中剩有千家飯，杖底將回萬里途。
踏破鐵鞋原不有，拋將斗笠竟如無。
等閒對面渾如夢，七載悲歡盡掃除。

二人見面，如夢如癡，說不盡別後的愁腸、亂離的苦境。只見知客僧人出山門來，叫聲道：「奶奶，來看米，我寺中無人，當面交割了罷。」說畢，知客進寺去了。泰定同細珠押著米回來，一路上細問，才知道大娘已削髮出家在村頭觀音堂，「正盼慧哥和你，哭得眼淚也乾了。」說話多時，進得村來，叫挑米的先進庵去。

雲娘見細珠袖著金環走去，又想想：「路上兵亂，萬一遇見金兵土賊，把環子奪去還是小事，若把細珠擄了去，叫我一時間倚靠著誰？」越想越悔，待叫他轉來，又去得遠了。雲娘只在庵門去走一回立一會，往東盼望。去了兩三個時辰，還不回來，好生放心不下。只見一群挑腳的往這庵上來，一步步近了，竹籠裡都是白米，雲娘心裡放下一半，問這挑米的道：「那個女人可來了麼？」那漢子道：「緊在後面跟來哩。」說不及話，望見細珠過了林子來。「卻如何有一個男子，和細珠一搭裡走，笑嘻嘻說著話兒，一似個熟人家一般？」雲娘心裡想道：「這妮子離家久了，見了我出家，有些二心，通改變得不老實了，如何一個婦人家，同一個走路的人這等模樣！」雲娘不耐煩，走進庵來，且叫老師父來收米。老姑子取了個鬥來，才待量米，細珠進來了。那後面跟隨著一個道人，望著雲娘磕下頭去，放聲大哭，細珠也哭個不住。

雲娘低頭細看，原來是泰定，好一似：

三年不雨，半天裡降下甘霖；午夜重昏，陰影中捧來明月。初見時，如夢中逢舊侶，疑假疑真；再尋思，像死後見生人，半驚半喜。大海飄船，卻遇了一條活纜；井中望路，忽垂下十丈長繩。窮岩枯木久無春，隴上梅花將有信。

雲娘才放聲大哭，忙問道：「慧哥如今在那裡，可是死在亂兵手裡？可是還有個信哩？」泰定道：「我和慧哥走了半路，到淮河口來的。」雲娘聽得說有了慧哥，大叫了一聲，道：「我的兒，原來還有你麼！」也就喜得不哭了，忙問：「如今在那裡？」泰定道：「慧哥也出家了，在岑姑子庵裡做了和尚。一路來找娘，到了淮河口地界，宿在破廟裡，撞著土賊，又擄了去了。」說著，泰定大哭。雲娘聽得有了慧哥，喜得昏了，又聽得一聲沒了慧哥，又痛得昏了，不覺一頭碰在地下，牙關緊閉，全不言語。老師父、細珠慌了，快傳了盧氏來。盧氏見泰安，也哭成一塊，問不及話，且來救雲娘。先使箸把牙關啟開，用雞翎探入喉中，吐出黏涎。喉中哽咽不出聲來，半日方才甦醒。盧氏細問泰定，才知半路裡又失散了。大家抱頭放聲，你看一場好哭。這才是：

久離乍聚，才合還分。草蛇灰線，埋伏下離合悲歡；燈影鏡花，指點出地風水火。把一副熱淚，滴作閻浮世界；把幾番煩惱，隔開恩愛菩提。到頭來，兒女也是罣礙，怎跳出骨肉情腸；回頭去，眷屬總似微塵，誰離得夢想顛倒。

雲娘、盧氏哭罷多時，老尼姑來勸道：「世上魔難，件件是要受過的，不受魔難不成佛。你果然修因上有兒女的命，自然還有團圓的日子。今日既然出家，把這兒女的情還這樣迷戀？這點愛根不斷，又出甚麼家！」說得雲娘一時頓醒，把眼淚揩乾，向菩薩前禮拜，做些飯與泰定吃了。

天色將晚，雲娘使細珠：「同泰定向西村佃戶人家尋口空房，你兩口兒今日自去安歇。等平定了，再去找尋慧哥的信罷。」泰定真是正人，這一向出家，也有些道氣，道：「今日見過了娘，在庵子上不方便，我還到湖心寺叢林裡去宿。白日裡到庵上，我管打草做飯，行那道人的事。只等慧哥有了信，同娘回家，那時夫婦完聚不遲。今日裡母子不得團圓，沒有我兩口兒就同住的理。顯見得這一來，只為妻子了。」老姑子在傍說：「泰定果然是個好人，說話不差。」泰定依舊背了蒲團，向湖心寺去了。從此，每日早來打柴做飯，伺候大娘吃齋念佛已畢，即回大寺。細珠也並無留戀丈夫的私情。可見這一點佛法化人，受用不盡。

過了幾日，雲娘思想慧哥，眼淚不乾。泰定要辭了雲娘，向淮北一路找尋，在觀音菩薩前占了一卦，是該靜守自然遇合的課。雲娘又恐怕泰定去了，一時不得回來，兵荒馬亂沒處去躲，只得留了泰定。四口女人只靠他一個男子，暫且同住，打探消息，再做道理。可憐：

雁過有聲，只疑傳確信；
雲開無影，依舊是空花。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